

毛詩注疏

冊三

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誘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
買此涉淇水至於過子之期但與子無善謀來告其期時近欲即於會中願爲子
送此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唯以將爲請爲異其時對面與之言宜爲請
己即謂之與布幣○以爲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也異
無怒於我至布幣○以爲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也異
○傳氓民至布幣○以爲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也異
內外也吐猶懵懵無知此貌是其別也其乃實通本男故下箋云言民誘己未識故論語及
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故下箋云言民誘己未識故論語及
悠送天下之民將子無怒是也冥與無知廉恥之謀心己與君子相識故以通稱言
之關是也卜爾筮人號夫爲之君云是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又因男子告
己謂云爾筮人號夫爲之君云是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又因男子告
相謂也士敦厚貌謂之大號因賢者所以悅之故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行也以蚩蚩言民
之狀故云敦厚貌謂之大號因賢者所以悅之故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行也以蚩蚩言民
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無不徧檀弓註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行而無幣徧檀弓註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師抱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里二物引詩云抱布貨
絲抱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里二物引詩云抱布貨
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爲幣里二物引詩云抱布貨
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布帛之布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爲幣里二物引詩云抱布貨
晚以男分繭既稱絲爲孟夏有絲賣之也秋明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
傳丘一爲既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
丘孫炎曰成爲頓丘○正義曰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
敦者敦丘孫炎曰成爲頓丘○正義曰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
子敦者敦丘孫炎曰成爲頓丘○正義曰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

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卽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頃
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爲會期言
且者兼乘彼塹垣以望復關塹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旣與民以秋爲
二事也
反垣音袁所近附託號民云此時始反本又作嚮毀傳復關者非人所近○正義
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反本又作嚮毀傳復關者非人所近○正義
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
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旣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時始復關上云
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
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用連音連泣貌深旣見復關載言言喜之甚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卜龜著
曰筮體兆卦之體無咎云爾女也復關旣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
家矣兆卦之繇無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
體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疏傳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正義曰
著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疏傳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正義曰
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
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
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
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反徑以所有財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徑以所有財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起沃若猶沃然鳩鵲也食桑甚過則醉
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音甚桑實也
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檻音甚桑實也

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
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己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為
自來耳而汝家先食之貧者於時君已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
悔言己先知此貧而來明己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
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幃車
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而下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
之童容其上蓋四傍垂而下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
緣是也然則童容與幃別司農云謂幃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幃故謂之爲幃
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幃是也幃裳在傍渡
水則濕言己雖心於汝故責復關有深意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
難而來明己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深意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
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言
困苦有舅姑曰婦見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言
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後見遇我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反兄弟不知啞其笑
矣啞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然笑我○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君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疏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
三歲爲婦之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
己時夫雖如此己猶不恃寵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
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
此若其知之則啞然笑我矣既本爲夫所誘遇己不終安靜而思之身
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亦對舅故士昏禮傳曰贊見婦有姑之辭傳以及爾偕
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傳曰贊見婦有姑之辭傳以及爾偕

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我欲與女俱至於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坡也箋云

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屋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判

似作破拱俱勇反破字未詳觀王述意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也總角結髮

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為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

作思是怨起很反側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

本亦作思楚起很反側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

何死焉哉謂此不可奈疏婦及爾至已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己云與汝為夫

何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己言放恣

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己為信誓偕至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己言笑

老而使我和怨是曾不親與己復其前言而棄薄我者且然懇惻款誠如是及今

則我而已焉哉無可奈何箋云我欲與汝俱至初與婦人有期約矣我則此及爾偕老男子

云我欲與汝俱至初與婦人有期約矣我則此及爾偕老男子箋云我欲與汝俱至初與婦人有期約矣我則此及爾偕老男子

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澤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正義曰

拘制則非君子○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幾見今突

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注云故髮

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未笄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故髮

毛詩生疏三之三國風衛四中華書局聚

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言結髮之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恒恒○箋我爲至款誠○正義曰箋以盡已款誠也○信誓旦旦然不復念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念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簠簠竹竿以釣于淇

與也簠簠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以成爲室家○簠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正義曰簠簠然長而殺之竹

室家乎君子疏遠己無由致○疏簠簠至致之○正義曰簠簠然長而殺之竹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簠簠至致之○正義曰簠簠然長而殺之竹

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疏遠於己不以禮答己豈不思與泉源在左淇水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己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疏傳泉源之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

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二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巳不相入猶君子與己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有箋云當嫁耳不以

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己之不見答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有箋云當嫁耳不以

○不遠于萬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度箋云己雖不見答

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嗟七可反沈淇水悠悠檜楫松舟貌檜柏
又七何反讎乃可反說文云禮行有節也惡七為路反沈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葉松身楫所以權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已
今不得夫婦之禮○泚本亦作慙音得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
子楫反徐音集方行云楫疾也慙或謂之權反釋名曰傳檜柏葉至而備○正
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慙音慙或謂之權反釋名曰傳檜柏葉至而備○正
女所配男此不答之詩以注云楫喻男女故反與此為興一言舟楫相配得
男禮而備配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除此遊思鄉有歸耳○箋云適又作嚮同許
傳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但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
芄蘭草名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本亦作丸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芄蘭草名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鞶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
慢鄭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事亦不當
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即位時仍幼童者未成人
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童子惠公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
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
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
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幼也宣公即位三年始生惠公
也故疑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知我知是自謂有

才能刺之而言容。遂之美故。芄蘭之支。與也。芄蘭。柔弱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芄蘭之支。箋云。芄蘭。柔弱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人。輒加耳。恒童子佩觿。人之所以解結。成芄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恒童子佩觿。人之所以解結。成反。依字從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雖則佩觿。能不我知。無不自謂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容。今遂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佩觿。與同。容。今遂今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與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刀也。遂其德。不稱服。○悸。其季反。韓詩疏。芄蘭。至悸兮。○毛以爲言。芄蘭之支。性柔弱。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韓詩疏。芄蘭。至悸兮。○毛以爲言。芄蘭之支。性柔弱。何柔何溫。今雖則佩觿。而才今雖童子。而佩成。人則當柔潤。溫良。今君之事。當溫柔。何爲今雖則佩觿。而才今雖童子。而佩成。人則當柔潤。溫良。今君之事。當知爲政。不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以爲容儀。可觀。今佩玉。璲璲兮。恒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而徒善其外。飾以爲容儀。可觀。今佩玉。璲璲兮。恒垂其紳。帶悸悸兮。緣則起。不以與幼稚之君。以童幼時。佩恆蘭。昧於政。有所以任成人。乃能成其德。教君。今欲弱。何以不任。用大君。雖童幼時。佩恆蘭。昧於政。有所以任成人。乃能成其德。教君。今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知。何故。當不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知。爲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衆臣之知。何故。當不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知。無德。以稱。陸機傳。芄蘭。溫良。幽州正義。曰。釋草。云。藿。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機傳。芄蘭。溫良。幽州正義。曰。釋草。云。藿。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而大下。臣云。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所依。緣以與幼稚。當須任之。用大別云。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正義曰。內則注云。子。觿。貌。如母。左佩象。骨爲之。佩是大。下別云。男女傳。冠笄者。故知成人。正義曰。內則注云。子。觿。貌。如母。左佩象。骨爲之。佩是大。

可成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冠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人君雖
 早成其德故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冠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人君雖
 未十二服也治成人之事必有冠也以此言焉不成人自當佩佩之不必謂無知
 母在乃服也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我知則不肯自謂我無知君才如此至見
 刺○正義曰傳以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容止可觀大東云翰節度
 所○正義曰傳以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容止可觀大東云翰節度
 ○正義曰傳以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容止可觀大東云翰節度
 帶也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璫璫然帶之垂者○唯正義曰耳故垂其
 璫與帶相類是皆行止有節也故亦為容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
 紳長制三尺是也皆行止有節也故亦為容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
 蘭之葉猶支也葉童子佩鞶○鞶也夫涉反鞶則本又鞶作決音同沓徒答反鞶苦
 反疏傳鞶鞶鞶之言沓○正義曰傳云鞶者以禮及詩巨指引士喪禮曰決
 用正玉棘若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持弦飾也著右指巨指引士喪禮曰決
 皆然以玉棘若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持弦飾也著右指巨指引士喪禮曰決
 彼注云鉤弦與車鞶為袂者則一也拾為一士喪禮曰續極二注云極猶放弦與
 袂別鄭以鉤弦無以鞶為袂者則一也拾為一士喪禮曰續極二注云極猶放弦與
 以沓指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朱韋為之而三食指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
 朱韋而指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朱韋為之而三食指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
 此是韋指著袂左臂如拾云決拾既又著沓而相比次也雖則佩鞶能不我甲
 謂巨指既著袂左臂如拾云決拾既又著沓而相比次也雖則佩鞶能不我甲
 狎習也○箋云此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戶甲反之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苑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

不可往故作疏河廣二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思欲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

詩以自止疏為河廣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

箋宋桓至自河廣○正義曰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知

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時生故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無言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

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思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以夫為先君禮及家

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為父母不可為逆無子出為絕人淫離親盜竊為亂族疾妬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為絕嗣故終不可犯七

出雖在不去之若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犯七

云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以春秋嬪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若犯餘

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姬來婦及此宋桓夫皆失禮無出

道遠之而已所以天子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廣與一

為家其後無所出故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廣與一

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葦葦鬼反疏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

杭戶即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為于偽反疏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

水上而渡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之誰謂宋遠跋

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疏箋誰謂至

正義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疏亦喻近也

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疏箋小怒曰刀正義曰上言

二解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通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

王並同故家人思之爲于僞反又如字注下爲疏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

也此時數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踰時所以厚民之性

雖辭出於鄭春秋敘四章非指一句也宣公故云衛宣至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

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宣公也鄭

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使過時刺宣公者諸侯然從王雖正

公之由故主責之宣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桀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

反築其疏傳伯州伯至特立○正義曰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侯故之知

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里伯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能及故伯命特立○箋伯彼州子伯對

閭史闕府亦謂州里伯也伯傑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伯命特立○箋伯彼州子伯對

此○正義曰伯仲季長幼之字而婦人亦有稱官但必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

傑爲有德故云英傑伯也執父爲王前驅也父長丈二而無刀箋云兵車六等軫

以四尺爲差○父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疏傳父長丈二而無刀○正義曰

軾本亦作輻之○父忍反會由反發聲矛音謀疏考工記長丈二而無刀○正義曰

差○又加四尺是父二也冶氏爲有故歷言六等之父刀是無刀也○兵車六等之數

八尺軾崇於戈謂之一等之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軾謂之四等之車戰常人長

於父四尺謂之五等之執者常在四尺崇於戰四尺謂之六等是以彼注云戈父

戰父皆插車轡此云執之者在四尺崇於戰四尺謂之六等是以彼注云戈父

建父車戰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軾而數夷又云六建之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

人父三才以上爲差六建也建者建於六等者自地以上所建也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

記者因會矛夷戰會矛夷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之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

其有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矣但

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戈由上數爲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矣但

材有戰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父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也明兵車建

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建

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予也司兵
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矛戟矢戰鬪之兵則無夷予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云
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予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
有夷予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馬云凡國之勇力之土能用五兵
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父予戈戰鬪之車之五兵與車兵異矣夷
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馬法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
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
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矛戟戰鬪之兵當之勇力之士屬焉右選右當於
中則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矢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予數弓矢爲五兵在
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予數弓矢爲五兵在
司矢云唐大和利車戰野戰矢矢繫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自伯之東疏伯自
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之東則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
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疏伯自
驅而東行故據以言首如飛蓬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歷反註同爲于
之非謂鄭在衛東首如飛蓬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歷反註同爲于
僞反或其兩其兩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如字其兩其兩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老反出如字沈推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能言伯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反復扶又反下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能言伯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也我憂思以生首疾思慮於艱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能言伯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慮於艱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能言伯矣箋云人言其兩其兩而杲杲然
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也則此願亦爲每言我於二子乘舟傳曰
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不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如人乃厭
不能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甘心不能已如人請受而甘
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甘心不能已如人請受而甘

廿口不能絕甘與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
又作萱沈又反說文作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競願言思伯使我心瘳○瘳病也
音悔正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
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
○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
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
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
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
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南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房外內背
堂房半以南北為北堂房半以南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房外內背
房戶與隅間謂在北堂房半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背
堂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
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下注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
或作蕃育者正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昏而
非長張丈反正吾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威之刺時為昏而
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蓄育人民刺今不然減殺其禮隨時而多
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以蓄育人民刺今不然減殺其禮隨時而多